

冰 谷散文選 (1963-66)

【導 讀】

冰谷，本名林成興（1940-），祖籍廣西容縣，出生於霹靂州王城——瓜拉江沙。從小住在父親工作的橡膠園坵，在橡林與原始雨林間長大，生活十分清苦，剛上小學他便跟母親去割膠，下午才去學校上課。自然田園對年幼的冰谷來說，絕非浪漫主義文學的想像空間，而是謀求生存的野地，不斷累積生活中的苦難與悲歡。

自江沙崇華中學畢業後，冰谷在一九六二年獨自離鄉，到北馬的園坵工作。這片兩千三百英畝的土地分兩區，他在北區擔任書記。大型園坵的規律生活和系統化的機制，深深地吸引著冰谷，嶄新的經驗工作，更為他注入寫作的新元素。在一間五十年屋齡的鋅板小樓，冰谷每晚挑燈夜戰，寫下一系列《園坵散記》。在《星洲日報·星雲副刊》刊載後，得到很大的讀者回響，史學家許雲樵先生更是逐篇選入他主編的《南洋文摘》，冰谷的散文創作因而平添了無限信心和勇氣。（冰谷〈煤油燈影下的嘔吐〉2007）

一九七二年初，冰谷、宋子衡、游牧、溫祥英、菊凡、蕭冰、艾文等七人，在北馬文藝重鎮的大山腳組成棕櫚社，大夥兒集資馬幣五、六百元便開始籌劃出版，率先推出的是《宋子衡短篇》和《冰谷散文》。

《冰谷散文》（吉打：棕櫚社，1973）出版後，受到許多評論家和作家的肯定，奠定冰谷在散文創作上的地位。符氣南在〈膠林

的世界——談《冰谷散文》》(1973)裡表示：「他孤獨，但他有一顆不甘寂寞的心，有著一支鋒利的筆，於是，他在日子裡慢慢以筆畫出一個膠林世界來。膠林的世界，洋溢著一片綠色的生機，充滿鄉土氣息；這裡邊，有勞動者的歡樂和憂鬱，也有他們對生活的一股強烈的信心。」

趙戎則在〈略論冰谷的散文〉(1973)一文中，指出兩個值得深思的要點：(一)「他出身於一個窮苦的農民家庭，所以在每篇作品裡都透露出農民的窮苦和對土地的依戀與生活的掙扎，在馬華散文作品裡，我從未見過有如此濃厚的綿密的深入的描寫。……一般矯揉造作的浮光掠影的描寫農村題材的作品，是不能和他相比的。」

(二)「第二代的青年散文作家都是熱愛這赤道河山的，他們生於斯長於斯，對當地生了無限的戀情，像一株生根於熱帶的植物，唯有依戀這土地的氣息。」

趙戎的第一點說得很對，冰谷在農村／鄉土主題上的創作，非常深刻，非一般作家可比。但鄉土氣息的背後，是否如兩位評論家的想像？勞動者對生活的感受和看法，以及作家對土地的依戀與掙扎，實況究竟為何？

本卷選取以橡膠林生活為題的七篇散文，全是園坵裡的創作。當時年僅二十來歲的冰谷，並沒有刻意迎合寫實主義風潮，或熱愛土地的主張，他跟園坵根本就是先天上的生命共同體；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年輕的冰谷是受困在枯燥、悶熱、艱苦的膠林中，不見得會依戀這種從小過慣的苦日子，但掙扎就很難說了。膠林主導了也建構了冰谷的人生，它讓冰谷在散文中很自然、熟稔地經營一片自己的膠林世界，進而形成敘述主體的世界觀。

正如前文所述，書寫膠林不等於熱愛土地，更多的是宿命。〈陷

阱的陰影》(1963)記述了父親，也記述了雨林裡的重重危機；〈兩顆橡籽〉(1963)暴露了生活的血淚，對生活更談不上信心；從〈看戲的日子〉(1964)和〈野店〉(1965)即可感受到園坵生活的單調和苦悶，「生活就像一潭靜靜的死水，沒什麼變換」，「鎮民常常唉歎生活刻板和寂寞」。相對於枯燥的園坵工作，看戲和野店帶來唯一的樂趣，從冰谷在描述兩個場景的語氣變化，即可感受出他內心的寂寥。這是成年人（真實的勞動階層）生活視野下，實實在在又赤裸裸的土地感受，跟評論家的臆想有很大的差距。毫無依戀可言，更多的是無奈。

冰谷在此建構的世界觀，是殘酷的，無法美化或歌頌它，只能堅強地面對它。冰谷拒絕陷於寫實泥淖的自由創作意識，加上純樸、細膩、輕重得宜的語言，讓讀者得以近距離了解各種悲歡交錯的生活細節。比較特殊的是季節的存在意義，終年如夏的大馬沒有真正的季節變化，更談不上影響，赤道散文裡的秋冬，全是詩詞化的空洞臆想。〈雨季〉(1965)和〈橡葉飄落的季節〉(1966)卻生動地描述了因季節而產生的一連串工作內容上的改變，非常明顯的更替了園坵生活的步調和眾人的思緒。視覺與思緒的細節，皆是構成膠林書寫的重要元素，少了事物的細節，以及融注在敘述間的生存感受，這片膠林勢必流於「浮光掠影的描寫」。必須強調的是，這並不表示冰谷致力於鄉土文學寫作，他只是在書寫自己的生活，園坵是唯一的舞台，無論是寫〈廢墟〉(1965)、〈秤膠棚裡〉(1965)、〈橡葉爆裂聲〉(1965)，都是現實生活悲歡交錯的一部分。冰谷以非常簡潔樸實的文字，以及緊扣著內在情緒起伏的語言節奏，寫活了園坵裡原本乏善可陳的細節。那文字，好比突破寂靜的橡葉爆裂聲，園坵故事因而豐富起來。

冰谷歷任橡膠、可可、油棕園經理，一九九四年到沙巴任職時，曾在《詩華日報》創辦《沙華文學》副刊，向海外大力推介沙巴文學。目前定居於北馬雙溪大年。數十年創作不輟的冰谷，著有散文集《冰谷散文》（1973）、《流霞·流霞》（1982）、《火山島與仙鳥》（2005）、《走進風下之鄉》（2006）；另有詩集《小城戀歌》、《西貢，呵西貢》、《血樹》、《沙巴傳奇》。《走進風下之鄉》是一部深具魅力荒野獵奇魅力之作，令人眼界大開，可讀性很高；但《冰谷散文》卻蘊含著敘述主體與膠林園坵的真摯互動，無論生活情感、文字表現，或深刻度，都是一時之選，比起《走進風下之鄉》毫不遜色。從散文史的角度來看，它絕對是六〇年代馬華散文的顛峰之作，不容錯過。

陷阱的陰影

十年，呵，是的，整整十年了，但是，悠悠的歲月，並不會沖淡父親的記憶；尤其是見了別人捕獵山豬的時候，他那皺紋交錯的臉上，總是充滿憂鬱，有時還微微的喟歎。

時光無影無蹤，往事如煙似夢，我該如何追溯、如何說起呢？說實在的，那當兒我還是個垂髮髻齡的孩童，對周遭發生的一切，除了覺得有趣之外，單純無邪的心靈深處，那會有什麼傷痕的意念？即使父親本身，我想，也絕不會想到山豬的陷阱，會在他蒼老的心湖投下一層陰影。然而，世間有許多事情，往往就是這麼令人難以蠡測：長空遊盪的雲朵，廣漠無涯的海洋，誰能臆度它們的變化？

十年前，父親已是個接近六十歲的老人了，但由於他身體健壯，因此工作猶不覺困難。那時他在一個園坵內割膠，我們就住在園裡，環境十分恬靜。

那園坵三面接連著另外的園坵，有一邊是荒涼廣漠的原始處女林，更遠是山巒錯落，朝霧夕靄常繚繞其間。辛勤的膠工，把接近園坵的處女林開闢後，種植了不少農作物。那時父親割膠的收入菲薄，爲了彌補經濟的拮据，也在園坵開拓了一片芭地，種植些蕃薯、木薯、蔬菜之類，作爲副業。

「路，是人走出來的！」父親便是抱著這樣的心來開芭的，可惜，這並不是一條平坦的路。

因爲種植了蕃薯與木薯，以致把潛居荒林中的山豬引誘出來。

起初，牠們還有些怕人，在夜晚才敢出芭地尋食，但過了不久，牠們在白天也成群結隊出沒了；加之大家都沒有槍，所以農作物受到嚴重的摧毀，父親種植的當然也不例外。

農作物既被山豬蹂躪，父親索性放棄原有的割膠生活，而從事獵捕山豬的工作！只是，他一個人力量單薄，因此他與木青哥合作。

木青哥是個身材結實、魁梧的青年，據說他從小便沒有了父母，他是由親戚養大的。他和父親一樣，在園坵裡割膠，但因為沒有家庭的擔子，所以生活過得蠻好。

父親和木青哥經過一番詳細的策劃之後，決定以陷阱的方法捕捉山豬：他們在山豬經常進出的路上掘下陷阱，阱口架些細小的樹枝，鋪上一層枯葉，再撒下少許沙泥，山豬走過時，便會墜入陷阱。

記得，在第一個陷阱完成的翌日，便有山豬落阱了。當天，父親同木青哥攜帶了刀、叉，還有一把下阱的長梯，將山豬活生生的捆綁上來。

足足費了一月半，他們才掘了三個陷阱。這時他們便不再掘了。因為一來地多石粒，非常難掘；二來他們沒有什麼時間放在這方面，原因是當時每天幾乎都有山豬落阱——有時一天兩三隻，甚至一個陷阱幾隻也不是罕事。

那片原始處女林面積廣袤，山豬極多。父親與木青哥還特地多種些木薯、蕃薯，以引誘更多的山豬。豬價高，收穫好，我家的經濟因而扭轉過來，父親深沉的臉孔也充滿著煥發的容光！

別人都羨慕我們「塞翁失馬，因禍得福」，我呢，最難忘懷的莫過於香噴噴的「山豬芭」（山豬烤肉）了，那味道燒肉也比不上哩！

木青哥與父親極友善，由於合作捕山豬，情感愈加親密起來。木青哥每晚都到我家來，有時是聊天，有時是談捕捉山豬的事情。

總之，無論在什麼時候，他們都形影相隨。

可惜，他們的情感隨著工作而親密，也隨著工作而疏遠。當然，這是有原因的。

一個細雨霏霏的早上，父親和木青哥照例去巡視陷阱，他們的心情都同樣興奮，因為山豬最喜歡在微雨時出現。果然，他們發現一個陷阱的蓋葉有個大洞，滿以為是山豬落阱了，不料仔細看時，頓時嚇得他們一跳，裡面竟是個老婦人！

他們急忙將老婦救起，但她的雙腳已經折斷，呼吸也極微弱了。

「老婆婆，妳怎麼會跌下去的？」木青哥問。

老婦微微睜開眼睛，低聲回答道：「我……我……是自己……跳……跳下去的。」

父親問道：「妳為何要跳下去？」

「我……我不想活了！」老婦有氣無力地把實況告訴父親和木青哥：原來她是受了兒子及媳婦的虐待，而自尋短見的。她曾二度企圖自殺，但都被人及時發覺救起，此次她想投陷阱以結束自己的生命。

老婦的死，父親感到異常不安與沉痛，雖則眾人都指責老婦的兒子及媳婦，對父親及木青哥毫無半句怨言。

為了彌補心靈的內疚，父親決意把所有的陷阱填埋，不再幹捕捉山豬這行；可是，他的建議卻遭木青哥的反對。

「目前豬價昂貴，不幹豈不可惜！」木青哥說：「老婦的死，出於自盡，並不是我們的罪過呵！」

「『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卻為我而死』，我寧願重拿膠刀，為著避免無意作孽！」

「難道你願意永遠割膠，永遠受苦？」

「無論如何，我希望心中的暗影能早日淡忘。冀望你能聽從我的勸告。」父親帶著滿腔憂鬱地說。

「你既然決心放棄，我就自己幹！」

就這樣，木青哥演獨腳戲了。

人的情感，有時是很微妙的，父親和木青哥自發生爭執後，彼此心存芥蒂，一直不曾往來。但是，有一點使我當時不解的是，木青哥常常託人帶山豬肉來我家。

事情的變卦，有時是令人難以相信的；好的出發點，不一定有好的結果，就如一齣正在開演的戲，誰能預測它的結局如何？

父親原希望遺忘陷阱的陰影，偏偏事與願違，陷阱更在他心版上加深一層影子，直到如今，這影子仍然不能擺脫。

「木青哥被山豬咬傷了。情形很嚴重！」

一個迷濛的黃昏，一道不幸的消息，把父親對木青哥的芥蒂消弭了。他像一陣傍晚的疾風，跑去看木青哥。

「亞青，你覺得怎樣？」父親見全身纏著白布的木青哥，悲切地問。

「呵，你來了。」木青哥苦笑一下，說道：「我……不行了！這是我……不聽你的忠告……的結果。」

「不，你沒有錯，而我卻犯了兩次錯了。如果我當時同你合作下去，你不會有今天的。」

原來木青哥在巡視陷阱時，迎面衝出一隻山豬來，他一時措手不及，以致在山豬尖銳牙齒，以及猛兇的腳蹄之下受重傷的。

這是父親和木青哥分手後第一次交談，同時也是最後一次了。

時光的流轉，是可以沖淡一個人的記憶的；然而，為什麼這陷阱的陰影卻永遠烙在父親的心窗上，不會泯滅？

兩顆橡籽

「老橡樹我實在割厭了。」

「換一個新樹『行頭』吧！」

不止一次了，年輕的妹妹向我訴苦，希望找一個較好的園坵割。每當她提出這個要求，我也有同感。因為我們所割的園坵都是老橡樹，樹幹滿「疙瘩」，葉片也黃澄澄地，好像將要凋落的樣子；同時園裡長滿藤蔓和莽草，茂盛得密不透風。總之，一切表明著園坵歷史的久遠。

割老橡樹非常不合算，膠汁少，工作繁。每天當別人猶在夢鄉的時候，我們便要爬起身，點起頭燈逐棵逐棵割；而且要架梯，揹著梯子在無邊的黑暗裡奔走，爬上又爬下，一不謹慎跌下來，那不是好玩的呵！但是，十二年，母親在老園坵生活，如今我揮別校門，挑起母親肩上的擔子，更承繼了在老園坵的工作。

妹妹呢，也走了相同的路。

我覺得，我們就像兩隻啄木鳥，爲了三餐，天天握緊膠刀，不停地敲叩那蒼老的橡樹。可是，我們非但不能除去害蟲，讓老樹重新茁芽，長出翠綠的嫩葉，而相反地，在我們無情的刀刃下，橡樹天天流著乳白色的液體，橡葉也漸漸地枯黃、漸漸地凋落。因此，同時我們也像蛀樹的害蟲。

不過，我們之所以要找新園坵，並不是爲了自己是啄木鳥或蛀蟲，而是另有原因的——

一個陰霾的早晨，灰濛的天空落著微雨，我和妹妹提前收膠，因為畏怕雨水把膠汁沖去，我們不得不盡量趕工。

將近收完的時候，「叭啦」一聲，妹妹忽然跌了一跤。桶內的膠汁傾了滿身，地上也濺染了一片皚白。

她低低嗚咽著。我跑過去扶起她。

「摔痛了哪裡？」我關心地問道。

「沒有。」她頻頻搖頭。

「那你為什麼哭？」

她拿起地上的空桶囁嚅地道：「我……我……倒了用血汗換來的膠水……。」

這句話像一枚銳利的針，刺痛了我的心坎。

其實我們所割的老園坵，地處山坳，斜度很高，舉步也感到困難，那天又落著雨，膠園的小徑又滑又泥濘，失足是難免的事，何況手中還提著沉甸甸的膠乳。我意想不到這件小事，竟在她心靈深處鏤上一層創痛。

因為如此，我對老園坵生起惡感。

於是，我們遂希望找到新園坵，改變一下困厄的日子；所以拜託許多朋友幫忙。

一個月過去了，沒有消息。

兩個月過去了，沒有消息。

三個月又匆匆過去，仍舊沒有消息。

我們都有點焦急了。我們也深知，新樹是不易尋覓的；但是，希望雖渺小，我們依然天天等待著。

人，不是靠了許多微小的希望而生存的麼？

也許皇天不負有心人，在四個月之後，我們終於達到了所望。

不但是新樹，而且還是駁枝的哩！

我高興得如同中了福利彩票，妹妹說我們「升級」了。因為駁枝樹不是普通膠工可以割的——割得太深或太淺都不行，而且樹皮要割得很薄，沒有長期的割膠經驗，是不敢冒險的。我讀啓蒙^{*}時，早晨跟母親割膠，下午才去上課，到如今斷斷續續地，已割了十多年樹，割駁枝樹當然不成問題；至於妹妹呢，割膠也有整整五年的歷史，自信也有把握。

園主帶我們略略巡視園坵，除了東一簇西一簇蔓生著一些茅草，看起來有點不順眼之外，一切都足以媲美大園坵。我們感到很愜意。

於是，我們揮別了老園坵，從第二天起便開始割駁枝樹。在我們天真而近乎幼稚的想像中，這新的生活，充滿著快樂和希望！

人生，有什麼比希望兌現時，更值得歡欣的呢？

然而，也許生活的道路永遠沒有平坦，希望實踐後的日子也隱藏著不幸。因為園主對我們太過苛刻；例如早上落雨，中午要我們出門；所有的膠絲，全歸園主佔有……，這都是小園坵沒有的現象。但是，爲了希望不致破滅，在能夠容忍的時候，我們只有沉默容忍。

古人說：「好夢由來最易醒。」我全然相信這句話；不然，我們割新園坵的日子，爲什麼只有短短的三個月？

一日，窗外風雨淒淒，我們好像東海岸「封港」時憂悒的漁夫摺起生活的帆，默對長空發愁、唏噓喟歎，而陰霾昏沉的空庭依舊陰霾昏沉，絲毫沒有放晴的跡象。

妹妹與我正聚精會神在看書，驀地，門外揚起腳步聲，想不到是園主冒雨來訪。「無事不登三寶殿」，我知道他一定爲著園坵的事而來。

「膠林裡的茅草長得很高了吧？」他問。

「是的，頭家。」我放下書本回答：「尤其是近來雨多，長得特別茂盛，我看頭家應趕快僱人去鋤。」

「我正為這事來找你商量。我希望你們自己鋤。除去茅草對你們割樹很方便，是嗎？」

這是什麼話？管理園坵是屬於園主份內的事，他竟推諉責任。何況茅草那麼多，非花一個月的時間鋤不完。我們一月不割膠，那裡找錢來餬口？所以我拒絕了他的無理請求。

「你要明白，你一家人的生活是靠我的園坵。」他生氣地說。弦外之音，我當然了解。

「園坵是你的，要給誰割，你都有自由！」我也很氣忿。

「那麼，下月起你們另謀高就吧！」

容忍，是一個美德，可是超過了限度便是委屈求全。生活雖在我心中填滿憂鬱，但，要我搖尾乞憐卻辦不到。

就懷著一份天生的倔強，我和妹妹重歸老園坵的懷抱，回復過去那種點頭燈、爬梯子的生涯，如今，很快地又半年多了，我們不曾再一次尋找新園坵。

一棵橡籽落在貧瘠的土地上，只要有充份的陽光與適量的雨水，它便能迎接風暴，在惡劣的環境裡萌芽成長，在老園坵裡，隨處都可以見到如此自力更生、無人栽培的橡苗。

那是老橡樹的種籽爆裂，拋落在泥土的倔強生命呵！

妹妹與我，在古老廣袤的膠林中，不也是兩棵橡籽麼？我們不但在園坵的泥層裡生長，同時更要戳破一切阻礙，為了綻開燦爛的繁花、結出堅硬的佳果！

[*編者註]：此處所謂「啟蒙」，即指上小學。

看戲的日子

蟄居在園坵，整日所看到的盡是陰翳蔥蘢的橡樹，所聽到的都是有關割膠的故事，生活就像一潭靜靜的死水，沒有什麼變化。園坵只有狹窄的紅泥土路，「巴士」除了一些人口眾多的園坵外，是極少通行內地的；工人呢，也由於深居僻壤，出入不便，因此，除非有要事，不然他們是不輕易下坡的。

他們喜歡沉悶與寂寞嗎？不，不是的，人們嚮往活潑而多姿的生活，一如渴望瑰麗燦爛的彩虹，更何況割橡樹的生涯十分辛苦單調，因此工人也期待著排遣鬱悶的節目——看戲的日子。

「今晚做戲了！」每次，你會聽不止一人這麼說。這句簡短的話語，代表著他們的渴望是何等懇切，也顯示出他們心情的興奮。

園坵的影戲，多數在每月發薪後放映。當夕陽沉落了山頭，夜的黑幕撒下了橡林，影戲就可以開始了。雖然，每每所放映的都是幾十輪甚至幾百輪的舊片，沒有廣闊的銀幕，沒有座位，可是，工人都同樣帶著愜意的微笑，在露天濡濕的坪地上鋪一張報紙，坐下來欣賞這難逢的享受。

不需要張貼廣告作宣傳，不需要分發招徠單子作故事介紹。一個園坵只要有戲做，觀眾是不會寥落的。影戲還未開始，工人便聚集過來了：有的來自鄰近的園坵，也有少部份來自偏僻的甘榜，大家都扶老攜幼，高高興興地談論著，彼此交換工作的疑難與苦樂。

因此，影戲不只豐富了膠工生活的情趣，同時也是園坵的膠工建立友誼的橋樑。

爲了要天天早起，以便翌日在熹微的曙光中走向生活，膠工都有早眠的習慣。因此，園坵之夜，除了不甘寂靜的蟲豸在草叢中鳴叫，以及偶然聽到一兩聲橡籽爆響之外，一切都是寂寥的。

可是，看戲的日子則例外，家家工人的舍內依舊亮著燈光，彷彿企圖把無邊的黑夜驅出橡林似的。在張起銀幕的坪地上，朦朧的燈光照著朦朧的人影。小孩子呢，自然是最快樂的了。他們不是虔誠的觀眾，只像過年或過節一樣，穿著漂亮的衣服，在人潮中追逐嬉戲。

在熱鬧的城市，在靜謐的小鎮，迎神的日子，人們總是喜歡在密密的銅鑼聲中，如巨浪一般湧入廟前觀看酬神戲。居住王城的日子，我雖不止一次站在廟宇的舞台前，但每次都是朋友強拉作伴的。這不是我對舞台戲不發生興趣，或千篇一律的故事令我厭惡，而是震耳欲聾的銅鑼聲使我難受與不安。因此，對酬神戲我沒有什麼深刻印象。

可是，自從投身在園坵裡，我便如膠工一樣，無時不在盼望看戲的日子。是影戲的故事吸引著我麼？是廉價的收費蠱惑了我麼？不是，都不是，而是我喜歡擦身於工友之間，去描繪那一張張被陽光烤晒過的臉譜，去緊握那一隻隻受生活磨鍊過的手！

今晚，燈光又在那不知映過多少回影戲的坪地亮起來了，工人們也從四面八方趕來；有的已經選擇好適當的角度，靜靜地守候影戲的開始；有的在高談闊論，也許正講述一個比影戲更動人的故事哩！

模糊的燈光，疏疏落落地點綴在如浪潮般的人群裡，這不是路

燈，是賣零食小檔的燈盞。有賣沙爹的、賣冰水的、賣麥粥的、賣麵條的、賣拉沙*的……。賣者都是膠工，他們趁這難逢的看戲日子，做一晚臨時小販，賺幾個小錢。雖則他們都不是本行，但你不必懷疑他們炮製的工夫，可能其中有的從前曾經是沙爹或拉沙的名手，後因環境關係而移居到園坵來，亦未可料及呢！

一陣響亮的掌聲過後，影戲開始了。在晃動雜沓的人影裡，我獨愛佇立於陰暗之一隅，看看片子上的影子，瞧瞧銀幕前觀眾的神態。不管映的是那一種片子，永遠是少不了華巫印工人的。我想：若是在市鎮堂皇舒適的戲院，怎能有各民族的觀眾！所以，看戲是不同種族的工人和諧共處的生活縮影。

儘管我不喜那內容貧乏的打鬥片，儘管我討厭那中途要剪貼的舊片子，我承認，我仍是期待看戲的日子的，一如我待著有朝一日膠工的臉廓開遍微笑的燦爛花朵一樣。不過，有一個問題我始終找不到解答：為什麼影戲中，永遠沒有碧翠遼廣的橡林，永遠不出現流汗的膠工？園坵裡本就演過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發生過不少撼人心弦的活劇呵！

[*編者註]：拉沙 (laksa)，是一種傳統的峇峇麵食，主要區分為 Curry Laksa、Assam Laksa、Sarawak Laksa 三大類別。

野店

蟄居在小鎮，鎮民常常唉歎生活刻板和寂寞。那幾排剝落且古老的街，行人寥落，一到夜晚，燈光暗澹，更加冷清。可是，他們有沒有想到有更多的人們，僻居在園坵裡，過著更加寂寞的日子？園坵只有一列列的工人屋，幾間工廠，以及漫山黛色的橡樹，看呀看，早看得厭了，然而，也許是爲了生活，他們似乎並不感到寂寞；工作後閒逸的時間，他們都排遣在野店裡。

我工作的園坵相當大，但奇怪地野店只有那麼一間，雜貨店是它，茶檔是它，菜攤也是它，倒稱得上「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所以，無論你是買雜貨，買蔬菜，或喝杯咖啡，都可到野店去。

不過，到野店去的人，並非完全爲了買貨；喜歡讀報的，準備聊天的，都以野店作聚散點，尤其在入夜那段時辰內。因爲住在園坵，不像住在城市，夜來無事，可以把時間打發在娛樂場，電影院裡。園坵交通不便，入夜以後更無車輛通行，人們自不會外出，於是，就讓時間消磨在野店裡了。

悶熱的天氣，晚餐後最令人想起納涼，於是搖著蒲葵扇，走過那段紅泥路，工人便是這樣不約而同地進入野店來。野店是鋅板蓋頂，木板爲壁的，一切都簡陋，招待顧客的是，幾張長形木桌，幾張長凳，人們並不計較這些，一坐下去，話匣子一打開，就上下古今，無所不談了。

有人說：「人對於食，還可馬虎，但對於說話，卻非痛快不可！」

這是句的的確確的話，我在野店裡體會了它。薛仁貴征東，三國演義，梁山伯與祝英台，牛郎織女……等通俗故事，在野店演述過；有人更愛敘說他們生平所經歷的奇聞怪事。我就曾經在野店裡，聽一位老前輩講述他在年輕時，在滿天飄揚的太陽旗下，毅然沉著的抗暴史實。

我曾怨懟過園坵的生活寂寞，回想二年前，我孤身隻影投奔到這裡工作，人地生疏，一切困難，那時大有「不如歸去」之意，幸而有野店作橋樑，使我在短期間結識了不少朋友，今天我已像一棵橡樹，根鬚深入了這園坵的泥層，再也拔不起來了。這不能不說是野店的賜予呵！

園坵的生活是寂寞的。在寂寞的園坵裡，野店不只替工人平添了不少生活的情趣，它同時也是一座小舞台，每個工人是觀眾，也是演員。我希望在三、四十年後，自己能以長輩的身份，在野店裡向年輕的一代，演述我們現時抵禦侵略的光榮史劇！

廢墟

這個園坵不小但也不算很大，可是卻分成二區——總區和北區，也許是爲了管理方便吧！

總區和北區是以一座山嶺爲分界；山嶺以南是總區，人口雜眾；山嶺以北爲北區，只有上百家巫人同印人。

這山嶺其實並不十分高峻，汽車不必放足馬力就能爬過，不過踏腳車卻非下來推行不可。

在山嶺上，有一片沒有栽種橡樹的曠野，面積不大，有兩「依吉」光景，密密麻麻地匝滿灌木荆棘和莽草。「園主怎麼會浪費這片地？」每次推著腳車上山嶺，我總有這樣的疑問，後來別人告訴我，那是一片廢墟，因爲歲月湮久，草木橫生，將它斷牆敗垣的面目遮蓋了。

那時我剛漂泊到園坵裡，在北區擔任書記的工作。其實，我除了早上巡芭三小時，中午秤膠一小時的時間留在北區之外，白天我常在總區。因爲這裡比較熱鬧，也有不少促膝暢談的朋友。

有一天，我在巡芭之際，有割膠工友向我訴苦：他們帶來的菜飯和餅乾被猴子偷吃，茶水咖啡也被牠們踐踏。以前我是個有名的獵手，在霹靂河岸的森林裡打過山豬，聽了他們的報告，即自告奮勇，向經理借了獵槍，隨同一位工友，找那群獼猴算賬。結果在廢墟附近找著了牠們，誰知道我才把獵槍從肩上取下，子彈還沒有進，牠們已經藏匿到廢墟的雜樹叢中了。我還不死心，決意直搗窩穴，

可是跟隨的工友卻裹足不前了。

「廢墟有鬼，我不敢去冒犯。」他說：「在這裡工作久了的人都見過，很恐怖的，我們最好不去惹！」他又說有一次深夜他回來，廢墟附近飛出幾點火光，那準是鬼火！見他不肯去，我只好作罷了。

後來我向一位在園坵出生的老人打聽，才知道很久以前園主在廢墟的地方建了一座「食風樓」，一九四一年日本鐵蹄南進，園主不能及時逃亡，不幸遭慘殺。如今，園坵換了主人，昔日的食風樓在歷史的炮火的洗禮下，已經損毀不堪了，又飽受歲月風雨的剝蝕，早已成了一片廢墟。現在，廢墟雜樹藤蔓橫生，將它斷牆敗垣的面目隱藏了，但它恐怖的陰影，卻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裡。

我在這園坵工作，最不習慣的就是每晚要回北區住宿。北區沒有水供，沒有電火，倒還其次；沒有華人，沒有足以傾談的友伴，確令我有被遺棄荒原的感觸。

那時我父母還沒有來，每天在野店吃了晚餐後，連鬆一口氣都沒有，就得急急跨上那輛咿咿呀呀的，搖骨器似的老爺腳車，踏三哩長的紅泥路，爬上那個山嶺，回到北區來。平時倒沒有覺得什麼，自從洞悉了廢墟的秘密後，心中就烙上了一個陰影。雖然我並不確信世間有鬼，但許多人都繪形繪影地說，那片廢墟又顯得很陰森，因此每次我經過，心裡總有點發毛。

一次，我爲了趕賬，比平時晚歸，當我把腳車推上了山嶺，正想再踏時，突然廢墟的草叢中跳出兩團黑影，當我以爲真個遇著了鬼時，兩把閃亮的尖刀已經指在我的胸前，結果是幾塊零用錢被劫去了。

昨天，廢墟的荒草雜樹已被推泥機剷去了，斷牆敗垣也一起推平，從此廢墟存在人們心中的陰影，也該煙消雲散了吧？但是，我

卻無法驅逐印在我心潮內的痕跡。

人間其實並沒有鬼，倒是有不少人穿起鬼的衣著，幹著鬼一般可恥的勾當！

雨 季

昏沉的蒼穹雨水呼嘯著，還不時挾雜了「隆隆」的雷聲。連綿不斷的雨珠，像枝枝銀箭，籠罩著近處的屋宇，籠罩著遠處的山巒，也籠罩著遠遠近近，無際無邊的橡野。

平日泥沙瀾漫的紅土路，此刻是東一堆積水，西一片泥濘。人都躲進了屋裡，只有那帶著叫聲的鴨群，在溝渠裡划泅追逐。如此惱人的天氣，除非有真正的要事，不然任誰也懶得踏出家門一步，驟然間世界彷彿狹窄了許多。

在西海岸，由八月至十月，是個多雨的季節，尤其在這有「馬來亞穀倉」之譽的吉打，雨水更多，連落一兩星期在雨季裡是司空見慣的事，這就苦了生活在園坵由天氣決定生計的膠工了。因為他們的工資菲薄，平時克勤克儉，才求得三餐溫飽，雨季一到，不能出門割膠，他們如何不焦慮呢？

在園坵裡駐足了兩年，由於工作的關係，對天氣的乍晴乍雨不得不特別注意；晴天要招呼膠工出門，落雨要鳴號收集膠液。便這樣地，每日巡園時，自己得常常從濃綠的橡葉縫隙間，留意蒼穹風雲的變幻，尤其是在這個愁人的雨季裡。

那才是幾天前的事。早晨長空晴朗如鏡，一輪艷陽放射著和暖的光輝，橡林裡歌聲此起彼落，乳白色的膠液滴滿一杯杯，膠工的臉上開著一朵朵燦爛的花；誰知道驟然間，天空換了顏色，皚皚的雲絮變成了黝黝的帷幔，幾道金光在黑雲裡亂劃，霹靂的雷聲不停

響著，我連放號收膠尙來不及，笨重的雨腳已經踩破了遼廣的橡野。勞苦投下的希望是不容易輕易摒棄的，於是他們手攜鐵桶，在密密的雨網中穿梭奔忙，企圖爭回多少血汗；然而，這陣雨落的的確大的反常，滿杯的膠汁在雨水沖滌下，已經溢出了杯沿。……

挑著雨水比膠液更多的擔子回到秤膠棚裡，每一張臉孔都充滿很深的憂鬱。摘下濡濕且還落著雨珠的帽子或頭巾，抖一抖頭髮，人人總不免按捺不住波動的情緒，發出幾句怨言——

「鬼天氣，今天又要吃老米了。」

「雨季又到啦，難道你還不知道？」

「今年的雨季來得特別早，只希望它早來早逝，不然就要吊起鍋子縮緊腰帶了！」

「……」

在多雨的季節裡，膠工便是如此地，要經常冒犯狂風暴雨，爲了生活，爲了下一代，同時也爲了國家社會的進步與繁榮。

雨季的蒼穹是沉鬱的，膠工的臉譜再也找不到歡笑。苦悶、失望、惆悵、焦急、貧窮，像千萬枚鋒利的釘，釘在他們嚐盡風風雨雨的心版上。雨季裡的陽光是寶貴的，一日的晴朗不知帶給園坵的人們多少欣慰。

這個園坵，人們除卻擔憂雨季不能割膠之外，還有更煩惱的是年年雨季照例要漲水。一排排的「咕哩厝^{*}」建在平地上，雨水只要連綿五、六天，河床平淺的小河一時無法排走上流奔瀉下來的洪水，隨在平蕩的地方氾濫起來，淹上泥路淹上家家屋宇，雖從未有過吞噬人命的記錄，但難免不捲走一些雞鴨和用品；那屋前屋後栽植的瓜菜蔬果，雨季裡總要遭殃一次。

雨季確帶給膠工滿懷愁緒，漲水更令他們頹喪苦惱，因爲水漲

的時候沒有一定，有時在白日，有時在夜晚；往往午夜夢迴，水神已爬上了門檻，一些家具和雞鴨早已失了蹤影。

記得去年的雨季裡，雨水淒戚地落了幾天，一日雨網剛剛收起，我便匆匆出外，企圖呼吸一些新鮮的空氣。誰知道回來時，園坵已經淹水了，那條泥路變成了小河，摩多西卡**引擎著水死了火，風雨不住呼號。我憑著記憶推車涉水，緩緩前進，還一面要留神兩旁的深溝，摸索抵家時已是深夜了。那種難受的滋味，是雨季給我最深的印象，如今想起猶心有餘悸呢！

漲水帶來了不幸，水退後也同樣使人苦惱，壁上、牆角、地板，無一不蓋上一層爛泥，留下纍纍污痕；挑水、打掃、洗滌，膠工又是一陣忙。這時遍地是蝸螺的屍體，散傳出難聞的異味！

雨季，漂白了膠工的希望。

雨季，多愁悶的季節呵！

現在又是雨季了，窗外的風雨正緊，多少喟歎從「咕哩厝」中發出。我希望這段日子早日過去，讓喜愛揮汗的膠林兒女，能在又和暖又明麗的陽光下，愉快地，盡情地，歌唱和舞蹈！

[*編者註]：咕哩，即 coolie；咕哩厝，是專供勞工居住的工寮。

[**編者註]：摩多西卡，即 motorcycle。通常簡稱為：摩多、摩哆、嚙哆。死火，即熄火，此乃在地的慣用語詞。

秤膠棚裡

一間簡陋的建築，四面沒有屏障，只用幾根柱子支撐著上頭的鋅板，這便是園坵裡的秤膠棚了；棚裡除了一張舊桌，一張笨重的木凳之外，空蕩蕩的一無所有。

秤膠棚就是這麼簡單的建築，可是你別輕視它，它是膠工每天必須麇集的處所。

在秤膠棚裡，膠工衡量他們以心血掙來的膠液；在秤膠棚裡，膠工知曉他們一日所獲取的酬報。秤膠棚與膠工，一如蝸牛與硬殼，關係是這般密切呵！

我也得每天訪問秤膠棚一次，在棚裡忙碌一小時多，那是當晌午膠工回來的時刻，坐在硬礮礮的木凳上，以枯燥呆板的數字，記下每人的膠液、膠絲……，算出他們應得的工資。

是晌午的時刻了。秤膠棚裡，繁忙喧囂，人影雜沓，一片緊張景象；桶與桶的相碰聲，人與人的嘈鬧聲，在棚裡迴旋蕩漾。

遇著倒霉的落雨天，擾攘忙碌的情形更甚，大家都爭先恐後，渴望先秤自己的膠液，能早點回家去換掉那套濕漉漉的衣褲，免得遭受風寒。這時候，不但膠工焦急，我也常常焦急，只苦煞了一雙手和眼！

是晌午的時候了。驕陽熱烘烘，膠工淌著汗滴，安詳地把擔子挑回秤膠棚裡，望著那乳白色的膠液，他們心中難道沒有些微激動麼？

膠工的日子總是如此飄走：隨著喔喔的雞啼起身，在迷濛的膠園裡呼喚黎明，冒著蛇蠍突襲的危險，冒著山蜞蚊蚋吸血的侵擾，毅然播下希望的秧苗。

現在，一桶桶的膠液已經挑回秤膠棚裡了。

這是收穫的時辰，希望閃爍著金色的時辰！

是晌午快到了，我喜歡在秤膠棚裡守候，守候膠工挑擔回來，細看那一張張被生活磨鍊的臉孔。我注意到：那些割新膠樹的，擔子彎彎的很沉重，微笑由他們的心田開到臉上；那些割老膠樹的，沉重的不是擔子，而是他們憂慮的心。——老膠樹膠液貧乏，收穫少工資少，使他們憂慮，憂慮一家大小的飢寒……

這是在秤膠棚裡的發現：在膠工心扉中，有一個強烈的冀望：老膠樹儘快被砍掉，那隨風搖曳的橡苗在陽光下迅速成長！

橡菓爆裂聲

「嗶嘍……嗶嘍……。」

「嗶嘍……嗶嘍……。」

從八月到十月，遼廣的橡林裡有一種清脆悅耳的聲響。膠工們知道，生活在園坵裡的人們也知道，那是橡菓的爆裂聲。

那種音響，多少能帶給膠工們一些喜悅：落葉的季節已遠去，努力吧，膠樹正處於豐產時期了。那是一種暗示，亦即一種警告呵！

提及落葉，膠工們就一籌莫展，心坎裡就有陣陣餘哀，正如漁夫們聽到「封港」一樣心驚膽跳。但是，無可逃避，每年總要經歷那段淒涼的日子。總得馴服於季節無動於衷的摧殘。

「嗶嘍」一聲，又一顆橡菓爆裂了。還是不要想及那慘淡的記憶吧。要想就想橡菓。想橡菓在過去的日子裡怎樣從一朵小花蕾結為今天堅硬無比的果實。

年年三月，膠林四野如焚的三月，當橡樹完成了最後一片落葉的葬禮，在風雨頻繁的迫促下，很快地，枝頭又茁長了新芽，細細嫩嫩的新芽。

這時候，緊迫著嫩葉顯現在枝樞間迎風搖曳的是成串成串的橡樹花，是淡黃色挺著細細的花蕾的橡樹花。風起時，「沙沙」聲一陣一陣像蒼穹灑下的流星雨，小黃花落了一地。

在陽光和雨露的滋潤下，橡葉無聲息地成長，壯大，由淡

青色的小葉片逐漸演成深綠色的大葉片。橡樹花也在日子嬗遞中萎棄了它底花瓣，讓雄性的花蕊投入它底胚珠結成顆顆橡菓。這些綠色蒂長的橡菓一顆顆懸吊在幼枝上。於是，猴子欣喜，松鼠也高興，那是牠們的獵物呵！

到了八月，橡菓漸漸改變了色彩，綠色的外皮皺成了淡褐色，菓殼堅硬，硬殼內四顆橢圓形的橡籽不再是乳白色的軟體物，而結成了斑駁堅實，色澤鮮艷的種籽了。遇著陽光普照的晴朗日子，這豐滿成熟的橡菓就會隨著一聲「嘩撲」的脆響而爆裂，把殼內斑斕的橡籽彈開，隨即滾落地面上。

八月，當你踏入膠林，除了可以聽見此起彼落的脆響之外，你還能欣賞到顆顆美麗奪目的橡籽，以及一層堆積在地面上裂成兩瓣的硬殼。這時候，即使你是個膠林的歌者，也禁不住要俯下身子撿一把回去，正如到海洋去的遊客總帶回一些美麗的貝殼。

橡菓的爆裂聲又響了。我是熱愛這聲音的。我想凡是生活在膠林裡的人們也一定熱愛這聲音的。尤其在悶熱的午夜裡，偶而傳來幾聲「嘩撲」的音鍵，萬籟俱寂間，聽來彷彿更其和諧有致，悅耳傳神呢！

孩子們，隨著橡菓的爆裂聲活躍起來了。他們三五成群出現在林蔭下。歡呼著。歌唱著，舞蹈著。從叢草中覓尋那橢圓形的橡籽，挑剔色澤最鮮艷的與同伴玩打彈子的遊戲。

每次，看著孩子們撿橡籽，我便不期然地聯想起自己遠去的童年。那失落在膠林中不曾抱洋娃娃的沒有捏過玩具火車的不曾夢過一切玩具的童年。雖然，那日子多少含蘊著不幸，但並不是完全沒有快樂。我懂得選擇堅韌的蕃石榴樹造陀螺，更

懂得以美麗的橡籽做「風車」；將一顆橡籽的瓢肉剝盡，鑽三個小孔，用薄竹片和一根細枝架成「T」字形，把絲線繞在細枝上而後由橡籽背面的小孔抽出，再將「T」字竹片插入空心的橡籽中，巧緻玲瓏的風車便告成功了；只須拉動絲線，竹片就會如飛機的螺旋槳般旋轉，並且發出「嗡嗡嗡嗡……」的聲響呢。

年華易逝，日子遠了，但我還能記起那首我最常唱的童謠——

八月呀可愛，
橡菓呀嘩嘍爆開，
聲響呀清脆，
橡籽呀顆顆光采，
我們
拾起，
同在樹蔭下遊戲。
風靜
風飄，
橡林深處聞歌謠！

在孩童的世界裡，橡菓，確是他們心目中的恩物呵！

現在，橡菓又爆裂了，我像孩子一般，心中有激動的欣喜。「嘩嘍嘩嘍」的聲響繁密而嘹亮，那有節奏的音符，彷彿告訴人們：這是八月橡林裡的歌，這是八月橡林裡的特色！

橡葉飄落的季節

萬物的生命都會隨著時序的變換而增長，所以生命有青春蓬勃的時候，也有蒼老衰退的時候。人有枯榮，花有開謝，同樣地，葉也有長落。

每年的一二月，在這長年皆如夏，沒有四季之分的國度，是最亢旱和最炎熱的月份，也是南國橡樹葉落的季節。

這時候的膠園，不再像過去那樣綠意盎然，也見不到樹樹濃蔭了。所有的橡葉都在時序的嬗遞中，漸漸的衰老而憔悴，酡紅的像楓葉一般；最後，一陣微風吹來，橡葉被捲離了槎桲，帶著一個憂悒的夢，飄落在地面或水中。

二月的橡林，毒熱，蕭索，淒涼。

熱帶的太陽，本來就炙得令人難受了，在亢旱的季節裡，偏偏橡樹又落盡了葉子，因此更熱得使人昏曠。早上太陽遲遲才出來，可是露臉就萬丈光芒，彷彿太陽比平日大了好幾倍，把人們的眼睛晒得無法睜開；尤其是到了中午，太陽活像一條火龍，烈燄威迫得人們有如置身於火爐一般的難挨。

橡樹葉落的季節，是生活在膠林裡的膠工一年中最辛苦的時期。儘管一些自己擁有小園坵的膠工，在這時期暫時放下膠刀，清閒一兩個月；但是，大多數的工人都是手停口停的，他們得忍受生活的煎熬，一如橡樹忍受落葉時的痛苦一樣。

現在又是悶熱的二月天，又是橡葉飄飛的季節。窗外的橡樹，

一週前還綠影婆娑，才過幾天，葉子便由綠變黃，再由黃變紅，如今卻落盡了葉子，只剩下一樹光禿禿的枝桠了。那些平日生氣勃勃、充滿活力的雜草，此刻也被驕陽熬得焦頭爛額，枯槁憔悴，因為再也沒有樹蔭為它們遮蔽了。

當橡樹落盡了葉子，鳥兒便失去了蹤影，不再聽到牠們悅耳的歌聲；甚至調皮的獼猴，活躍的松鼠，也不容易發現。牠們都躲到附近的竹叢或野林，準備渡過這苦難的日子。

多淒涼的季節呵！

落葉的季節，膠工常常要早起，在天亮前便拉開生活的序幕，他們深知這時期膠液貧缺，只有挑燈夜割，才能多掙取些微希望。

所以，落葉的橡林，處處晃動著燈火，膠工奔忙在黎明前。

落葉的季節，人們不但憂慮生活，同時也憂慮野火燎園。因為橡葉積得厚，旱季的陽光又特別猛烈，在極度乾燥和悶熱中，橡葉常常會著火燃燒，引起嚴重的火災。被火神吞噬過的橡樹，輕者膠汁漸少，重者皮枯樹死。所以落葉的期間，園坵日夜派人顧守，以防野火或縱火。

一陣微風吹過，橡葉又帶著喟歎輕叩我的窗櫺了，能蔑視這片片凋萎而向母樹睽別的小葉片麼？它們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青春飽滿的日子裡給母樹以滋養，現在隨著時序的轉變，它們飄落了，但它們已經光榮和不朽！

如今橡樹只剩下禿枝，但是不久雨就會來，那時橡樹又再萌芽長葉，那時鳥兒又回到膠林歌唱，那時生活在膠林裡的兒女們，面上將展露微笑！